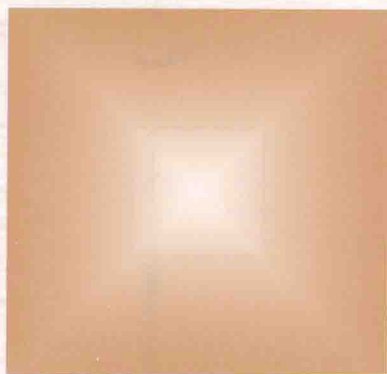


Shi De Yan Shuo



诗的语言

袁忠岳 /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诗的语言

Shi De Yan Shuo

袁忠岳 /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的言说/袁忠岳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 - 7 - 209 - 08709 - 4

I. ①诗… II. ①袁… III. ①诗歌评论 - 中国 - 文
集 IV. ①I207. 2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0945 号

责任编辑:李怀德

诗的言说

袁忠岳 著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印装

规 格 16 开(169mm×239mm)

印 张 32.5

字 数 47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

ISBN 978 - 7 - 209 - 08709 - 4

定 价 6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调换。电话:(0546)6441693

序

敬文东

1992 年秋,我负笈北上,从四川省剑阁县前往山东省济南市,拜在袁忠岳先生门下,向他学习中国现代诗学。那时,先生正值春秋鼎盛之年,灵感时时处于勃发状态,犹如趵突泉水,屡有大作面世,引得我们无不争睹为快;先生生于长于南方,但慷慨豪迈却不输于北人,与一千弟子饮酒谈诗,更兼师母一手好厨艺,让我们既醉诗也醉酒。光阴飞逝,风流难再。如今想来,真有换了人间之叹。

先生 20 出头,尚未大学毕业,即被打成学生“右派”,划入另册,流放偏僻、贫困的鲁南长达 20 余年。但先生生性顽强、乐观,政治高压之下,不仅奇迹般结识了与他相守终生的好妻子,还颇识时务地学会了“阳奉阴违”(先生自语),在“改造”之余暗中读书、思考、写作,不坠青云之志,“欺骗”了明察秋毫的党组织和意识形态,“麻翻”了号称“眼睛雪亮”的人民群众,为那个极端的年头,平添了几分喜剧性。每与先生谈及前尘往事,先生总是笑声不断,但我们这些知他甚深的弟子,都能分辨出笑声中的沧桑和沉重。10 余年前先生有自述: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在 1956 年 7 月的《民间文学》;发表的第二篇论文(它来自“文革”中被没收,“文革”后被退还的“黑材料”),却在 1979 年 8 月的《山东文学》。23 年被糟蹋的光阴(从 20 岁到 43 岁),岂是一阵笑声能够打发的!我常自忖,如果我遭逢这等华盖之运,能有先生的豁达与顽强么?能有先生十分之一的成就么?

自1979年复出后,先生文思泉涌。不多几年,便在诗歌批评界和理论界建立起良好的声望,很快便从下面的中学岗位,被拔擢到省会济南的高等学府。就此,开始了他福星高照的后半生,也为他的众弟子列拜于门墙奠定了基础——我们的贵人就是这样炼成的。

先生于现代汉诗研究的各个方面均有贡献,举凡诗歌史、诗人论、诗歌的基本理论、诗歌的基本技术构成,莫不打上先生的私人烙印。也许拜天性所赐,先生对各种诗歌现象尤为敏感(他是当时备受争议的“朦胧诗”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写有一系列支持文章),擅长在与他人的争鸣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又从不失其风度与气度。先生的文字表述平稳、沉潜、暗藏着压抑不住的绵长内力,从不走极端,对所谓“片面的深刻”持不信任的态度,对平地起高楼、石头中蹦出孙悟空的“二杆子”理论,抱有异常谨慎的心理。不明内里的人以为先生保守,而不是守中;以为先生自断棱角,而不是圆融左右、包纳上下;以为先生没有创新能力,而不是遵循“新从旧处来”的传统主张。这一切,既源于先生对诗歌的热爱,更源于先生对诗歌文本的敏感与娴熟。在他的所有诗人论和作品论中,对已故诗人孔孚及其山水诗的品评,是最有分量,最下工夫,也最有见地的,至今仍值得分析、借鉴,甚至有所启示——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以为仰仗西方诗学概念就可以包打天下的浮躁时代、夸张年月。先生之所以要从宏观微观多角度的方式发文,解剖孔孚的山水诗(孔诗往往极短,类似于绝句),就是想从鉴赏的角度,建立起更为灵活、机动、善于游击和富有“打击”力度的新诗理论。事过景迁,今天看得更清楚:在先生那一代新诗理论家中,能如先生那样既对理论精熟,又对文本保持异常敏感的人如果不说凤毛麟角,起码也说得上为数不多。

我至今记得初入师门阅读先生的第一部著作《缪斯之恋》(花城出版社,1989年版)时的情景。当我读到《诗人的眼睛》、《诗的想象》、《情节·情景·情绪》、《诗影·诗形·诗魂》、《诗的嫁接术》、《诗的意象组合》、《诗的视觉转换》等篇章时,立即明白:它们体现的,是先生从鉴赏角度组建新诗理论的努力。这种努力如果不能说成艰苦卓绝,至少也可以说是见微知著,或者是“以管窥天,以锥指地”。从表面上看,它细小、琐碎、不闪光,酷似边角废料,实则布局精密、思虑周到、谨严,能解决许多“摩登学者”用玄虚难缠的

理论无法解答的诗学问题。先生曾在文章中暗示过：关于诗歌的真理是质朴的，有如生活；用于解剖诗歌的理论是朴素的，也有如生活。对这一信念的执着与信任，成为先生构架新诗理论的出发点，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方法论上的。

我以为先生在现代汉诗研究的各个方面中，最有成就的，当数诗人论（或称作品论）和基础理论，两者中，又当以基础理论最为突出。这显著体现在先生对意象的研究上。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写就的《论诗歌意象及其运动的两种方式》。意象是诗歌的核心、主角或头面人物，也应该成为诗歌理论的中心概念。很难说先生对“新批评”有多么精熟的理解和把握，但他对“新批评”奉为主臬的信条无疑了然于胸。秉承这些基本信条，先生对“意象”的构成机制、运行原理，以及机制和原理如何造就诗歌以及诗歌的优劣，展开了重重围剿，甚至是重装推进，令人耳目全新，开启了理解诗歌的新视野。先生对意象的如许理解完全称得上是革命性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它像先生的其他许多重要作品一样，因为阅读的粗疏、简陋，以及时代的短视和势利，也被忽略了。但这不是先生的损失，而是诗歌研究的损失，是读者们自己的损失。

自就教、请益于先生以来，20多年眨眼即过。近日，因受命为先生的论集撰写序言，又重新学习了先生的不少著述，真令人感慨万千。我自命笨鸟先飞，在刻苦读书方面也勉强过得去，但对比先生的文字，我为自己的文字备感惭愧，它们色厉内荏，狐假虎威；我追随先生20多年，自以为在先生的众多及门弟子中学习先生最勤，但至今仍然不能说已得先生之真传。好在已经觉悟，且先生离八十整寿尚需两年，更不用说长命百岁还在前边等他，我因此还有的是时间和机会继续请益于先生。我必须在先生有生之年，得先生真传于万一，方可合乎我们情若父子的师徒缘分；而这篇短文，与其说是为先生的论集写下的序言，毋宁说是跟随先生继续革命的决心书。

2014年8月25日，先生78岁生日之时

北京魏公村

目 录

序	敬文东 1
---------	-------

第一辑 论 诗

新诗身份辨析

——兼与郑敏先生、丁国成先生商榷	3
“五四”新诗断想	15
新时期十年诗论综述	19
从上园到北碚	26
诗歌现代化与现代派诗歌	29
诗的当代性与历史感	37
大诗歌观视野	42
为“抒情”正名	45
新诗诗体建设散想	49
新诗格律之我见	52
“在诗状态”——诗的另一种言说	55
挂在人类脖子上的通灵宝玉	59
诗是人类的一种智慧	63
诗人的梦是如何实现的	68

诗的言说

诗性写作的几点思考	73
赋比兴之当代运用	76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辨	81
诗从“味”中来	88
好诗要在“感”字上下工夫	93
也谈“虚”与“实”	97
心中婉曲 笔底波澜 ——谈诗的转折美	100
再谈“隔”与“不隔”	103
领新标异二月花	105
打造诗的细节	109
非要在“复古”与“革新”之间争个胜负吗	113
要革新派也要复古派更要唯美派	116
当代诗词如何顺势而为	120
心中都有诗,何必分主次	127

第二辑 评 诗

无至情,无真诗 ——浅论老舍旧体诗	133
嚶其鸣矣,求其友声 ——臧克家旧体诗评析	139
半人半仙,亦庄亦谐 ——刘征诗词漫论	150
刘征和他的《红豆曲》	159
出自肺腑,不由自主 ——读李元洛八首诗	163
诗魂总是火般燃	168
人间天上觅诗魂	174

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	
——一部现代乐府诗集《拾穗集·续集》	178
诗心一片漫吟讴	181
人生的策略转移	
——由“史”入“诗”	184
泉水潺潺流诗韵	186
沂蒙大地一璞玉	188
臧克家——现代乡土诗的奠基人	192
臧克家的《海滨杂诗》	197
殷夫诗的情感世界初探	
——读《孩儿塔》有感	200
理性思维的诗化境界	207
孔孚和他的新山水诗	213
读《手拉手》的断想	218
李根红——诗的一生	224
骆寒超的诗	227
真的坦露 美的追求	243
都市生态的全景透视	247
诗性灵魂的多棱呈现	251
高举灵魂觅小诗	258
诗心点亮时间碎片	262
穿行于时间中的诗人心	265
怎一个“情”字了得	270
一位诗评家的诗	272
他从沂蒙走来	276
浅蓝色的吟唱	280
让花儿草儿都幸福	285
让诗神更高地飞翔吧	289
射向荒原的箭	293

打造意象之美	296
削掉舌头的剑	299
诗性的无界漫游	302
来自蓝宝石家乡的诗人	306
沉潜与飞翔	310
岩石里的花朵	314
树林里的声音	318
朝圣者的足迹	321
在诗路上跋涉	324
沉重的飞翔	328
关于《天堂心曲》的通信	331
“成为自己”的诗之路	333
人生的刻痕留在钢铁上	337
爱的生命与生命的爱	340
绚烂归于平淡	343
删繁就简三秋树	347
叮铃当啷,儿童诗掉出金币来	350
诗达人生 情及社会	353
诗路驰驱三十年	356

第三辑 品 诗

整片的寂寥	361
教我如何不想她	363
不足之感	366
送韩伯画往俄国	369
小屋	372
仰望瀑布	374
青春后遗症	377

有和无	380
门	382
秋	385
占有	388
我们开会	391
上海夜歌	394
五月一日的夜晚	397
倒影	399
月色	402
沉舟再起	405
局外人	408
兵马俑一号坑即景	411
夏日青岛印象	413
峨眉月	416
我这样送别过	419
季节	421
青春	424
历史	427
生命	429
观香山红叶有感	431
时间平等地赐给每个人	433
关于惯性	435
机遇	437
冰雕	439
陌生人之间	442
地米菜	445
裸体	448
东方之月	451
敦煌之月	454

诗的语言

日暮	456
西部太阳	459
积雪的慕士塔格	462
生命所在	464
马尼拉湾的落日	466
井	468
给妻子	471
小窗	473
今天	476
古寺	478
皈依	481
帆	484
升帆	486
我是中国瓷器	489
中国,一群踢球的孩子	493
拾荒人	496
北戴河感怀	497
听涛	498
即景	499
夜访卢沟桥	500
学诗自嘲	501
大红袍的构思	502
星汉识宝余想	504
“以境胜”与“以意胜”	506
后 记	509

第

一

辑



论 诗

新诗身份辨析

——兼与郑敏先生、丁国成先生商榷

一看题目,有人可能要问:新诗诞生以来已逾 90 春秋,难道它的身份还不清楚吗,还需要辨析吗?然也。从新诗一出现,就不断有人质疑它的身份,讥笑它的来历,说什么“横的移植”啦,“翻译诗”啦,“欧化”啦等等,这些远的且不说;就在刚过去不久的世纪之交,对于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它和中国诗歌的母体是否有血缘关系,不是仍然争得个断断续续不亦乐乎吗?争论中我们听到一个强劲有力的否定声,说“我们在创造新诗的同时,切断了古典诗歌的血脉”^①,故而造成新诗与母语的断裂,源远流长传统的缺失。我说这一声音强劲有力,是因为它是一位写了 60 多年新诗很有成绩很有影响高龄长寿的女诗人郑敏发出的,她不顾年高体弱,一连写了好几篇长文,大声疾呼地来阐明自己的观点。这使我们不得不正视问题的严重性。难道新诗真的生错了吗,它不是中国诗歌母体身上掉下来的肉?为什么时至今日人们还盯着它的出生问题不放呢?

身份辨析的必要性还在于当代诗词兴旺繁荣对新诗造成的压力,正如诗评家吕家乡先生说的:“一方面是旧体诗的日益兴旺,另一方面是近年来新诗领域的不够景气,旧体诗对新诗的较量似乎有转败为胜之势。”^②过去新诗把旧诗打倒,现在此消彼长,是不是说明当时以新代旧的做法错了呢?早知如此,何必当

① 郑敏:《中国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习什么?》,《诗探索》2002 年第 1-2 辑,第 24 页。

② 吕家乡:《新诗的酝酿、诞生和成就》,见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中外诗歌研究》2007 年 2 期,第 14 页。

初,确实不少人是这样想的。如郑敏先生就认为胡适等人有一种“宁左勿右的心态”、“矫枉必须过正的思维方式”^①。诗评家丁国成先生也在他的近作《“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一文中说:“‘新诗’诞生之初,因为形而上学思想和民族虚无主义作怪,先驱者们对待传统诗词以及‘旧诗’作者,采取一概否定、彻底打倒的错误态度。”^②面对这些指责,人们自然会对新诗诞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产生疑惑,不弄清自己的身份,新诗何以自处,又何以相处(与当代诗词)?

以上就是我写本文的原因,我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新诗是中国诗歌古风、辞赋、近体、词曲后产生的新的诗体,当然生自同一母体,和古风、辞赋、近体、词曲一样都是吸着母乳成长起来的,同根生,同母养。尽管新诗在成长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残缺,这和体式无关,体式可以完善,但不可以否定,它只是提供一种以前旧的体式所没有的可能性让诗人去发挥才能而已,至于发挥得怎么样,那取决于每个诗人自己。

二

新诗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生的,正常还是非正常,合法还是非法,有无权力操纵,是否采取不当手段,这些问题不弄清楚,其生存权利就得打问号了。按照丁先生和郑先生的说法,新诗是用粗暴的强力把旧诗打下去的,这才有后来“一统天下”、“至高无上”的地位。丁先生把这场较量与汉代文化专制时代相比,“五四运动的先驱们把新诗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如同汉代‘独尊儒术’一般;古典诗歌和旧体诗词则被贬到十八层地狱,亦如汉代‘罢黜百家’一样。”^③郑先生的描述则让我们想起“文革”,她说:“这场‘革’与‘保’的斗争情况之激烈与牵连面之广,很具有中国‘文化’运动的一贯特色……在六十年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则笔战加上枪战,笔伐加上鞭挞,演成一次流血的文化革命。”虽然她在后面补充了一下,“当然白话文运动从正面来看,不应与我们时代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运动相提并论”^④。但是,引起人们联想的效果已经产生,作

①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第5页。

② 丁国成:《“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中华诗词》2008年第3期,第44页。

③ 丁国成:《“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中华诗词》2008年第3期,第41页。

④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第7页。

者的目的已经达到。如果新诗诞生正如这两位先生所说的那样,是靠超越学术争论之外的政治权势强力取胜,而不是公平竞争的结果的话,那么它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了。

但是历史真相不能靠悬测去想当然,应用充分的根据来还原。新诗面世的时间是1917年,《新青年》在2卷6期发表胡适《白话诗八首》,3卷4期发表胡适《白话词》4首。有人可能觉得把一人之作的发表作为新诗起点不妥,就以《新青年》4卷1期发表胡适、刘半农、沈尹默3人9首诗的1918年作为新诗肇始,那一年有10期《新青年》发表新诗,共计59首,作者基本上是北大教授、刊物同仁,属于小圈子活动,没有任何党派团体的政治背景。对于这一新出现的诗体,当时社会的反应如何呢?一片哗然,说什么话的都有,赞成的,反对的,各持己见,针锋相对。争论是激烈的,也是公开的平等的,谁也无权让谁闭嘴,何谈压制?为了展开争论,《新青年》还自造了一个反对者王敬轩,给编者写了一封文言信,直斥白话诗为“妖孽”、“谬种”,怎么会不让人说话呢?这些教授无权无势,又怎能封得住反对者的口呢?在学术争论中言辞偏激一些,说了些过头话,那就是压制对方吗?这是对压制的曲解。所谓压制,我们都领教过,很熟悉,那就是剥夺你发表文章或说话的权利,让你为说过的话受到惩罚,以致付出从精神到肉体甚至生命的沉重代价。只有这样才是如郑先生所说的“将学术讨论完全置于政治运动之下”^①,使其异化为一场政治斗争,而没有政治权力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何况反对方的言辞的激烈,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诗诞生所处的时代和现在是很不相同的,那时清政府已经倒台,共和的旗帜业已升起,但全国统一的政权还没有建立,“城头变幻大王旗”,社会处在极其动荡混乱的形势之下,军阀是你争我夺抢地盘,政客朝秦暮楚找靠山,官员贪得无厌捞钞票,有权有势者各有所忙,国计民生无人操心,舞文弄墨的事更没人管了。所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社会上办报刊的、出书籍的、结党成社的,很自由,很热闹,只要有钱,不要批准,谁都可以公开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无人干涉,你说谁能压制谁呀。《新青年》不发表你的文章,还有不同观点的别的其他杂志可以发表,像《甲寅》《学衡》,不怕没有说话的地方。就是北大这个新思潮的发源地,在蔡元培校长“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方针下,也是不拒各

^①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第6页。